

四書題鏡

會講諸子恭 婿張 昂立庭

若上汪鯉翔雲川纂述

男

皓松眉孫 論孫苦豐全校

受業門人司 姪

齡大年

上孟

朱子云熟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且曉得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音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孟子章

此章始終以仁義進君須得侃侃正夫剴切毫無間狗之意開章揭出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本領終落源頭所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統者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工夫也崇主黜霸其事業也辨楊墨惡鄉愿其防衛也此是七篇頭腦大旨只重仁義上仁義本不與利較特因王問利故即從利字說入兩何必爾而已蓋其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不利仁義之未嘗不利全是就王所見而言仁義與利之相反如此非孟子別有精于言利之術也註仁義未嘗不利句是放低一步說話須看否則欲止其流而又揚其波則何必曰利一句先緊不斷了不是孟子語氣口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

子前而分開昭應于後然後結之如此章義利並提義利分承義利雙結天然八肢之式俱作文章化則必在乎其人

孟子句

孟子願學孔子。歷聘魏齊。心事與洙泗。職環符合。是爲天下而出。然誠行通之端。玉梁也。答札之說雖正。但再重車。礼厚幣。彼齊宣之見將奚辭。卽云西河要衝。可藉爲理。猶屬第二層見解。然本此作文。按切時勢。易出救梁以救天下本旨。亦佳。文有云。六國之有韓魏。猶春秋之有來鄭也。霸天下者爭宋鄭。當天下者爭三晉。然三晉之中。魏居中國之衝。而天下之樞也。以秦之強。不致深入六國者。俱魏之尤。其後也以六國之不卽至于亡者。有魏以蔽其前也。是魏者與秦爲不兩立之國。而外國之視爲存亡者也。故秦之所欲得志者。莫如魏。而勢之足以拒秦者。亦莫如魏。孟子歷聘伊始。杖策入梁。非無謂也。雖魏齊不得稱王。孟子而見僭王。似乎始進不正。非孔子曾周正名之意。然揆勢以救時。聖賢均一維世之意。孔子不得志而欲與東周于魯。孟子于始道而欲行王道于梁。孔子不黜桓文之霸。以其有攘楚之功。孟子不貶魏齊之王。欲其有遏秦之事。其勢異。其心同也。

王曰節

王且有利國一語在。更是算稱口氣不遠句是欣幸口氣亦將句是億度口氣不遠句。

自鄒至梁約去千里。須提說在則文有據。戰國地名實實還他道里者如云鄒與梁皆濱大河。若由大河之南則發棠邑過蕭城南望鍾離直抵州來之境。走乾谷出葛北至葵丘則信陵之邑在西南而大梁可達矣。否則覽河北之勝則一宿而廣陵再宿而陽晉三宿而聊城南是而西行則曹孟境也。又西則馬陵也。然後起漢陽出五鹿則大梁之關可望而見焉。大約有千里之遠云。

亦將句

當時人主胸中策士口中止知有利耳。開口說個利國習氣未除。亦字從戰國策士生來。須將策士之有以利國先說在前。則亦字方能清出。只有以則必有所挾曰吾國便不知有大夫士庶矣。故下文有吾豈吾身云云。

王何節

利是人欲仁義是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不得。稍有游移遷就于其間也。孟子將利字一刀截斷。急急提出仁義來。全体大用和盤托出。全要裨貼何必而已矣。數虛字口氣何等瀟灑。鐵釘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意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意。此二句且就理欲公私上講。下方指陳利害末節方就利害上決。

之此處不可預透下意

亦有句

因正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故曰亦有豈。王何必曰利來哉云我亦有仁義指孟子自己論固諺即指人心固有亦鑿。仁義註各分体用本天德而爲王道由心性而爲治功須像對人君議論。

何以節

本旨是欲以仁義引道染至然不預破言利之室則說亦徒然蓋不能使之轉頭烏能救之以正故此節痛言其害盡情說到身強回亡田地程子所謂扳本塞源者此也可見孟子格君心之非作用。吾邪根至利權國與家利數百千萬利數多利險征利之始禍奪弑利之終禍。王曰至國危自利推到害處萬乘以。涉指從來弑君者都是如此正決言國危之實證。以下又是申弑君四句通節承上起下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一句已盡。其不曰家危身危而曰國危可見利究于下言歸于上好利之害至實受之。

王曰三句

至曰句是至須另講下大夫士庶俱頂此句蓋至爲王大夫庶類是下所效死者數目子皆心口相維念茲在茲意三何以望內各有許多可問處

大夫句

說大夫純是說王又不得從王說起須處處從大夫與王開切處疏此上行下效邦又移不得士庶人句方妙

必于句

千乘富言國而止言家因萬乘稱國故避而稱家益入則爲公卿出則爲侯伯曰家者特對萬乘之國而言君臣之別也

萬取王句

取猶得也非侵取之謂取千取百以義言之亦多矣上二句只以君子卿祿槩言是承上咏嘆以起下義字也先後只當輕重二字看非先利而後及義之謂上弑君是利在萬利在干都說先利然其心則已後義矣因說先利故下後義二字作對也單言義亦文法偶然節云有意亦不過以義字利字反對爲更切耳新安取斷制以勝利去利已覺差一線至謂對君言而單言義我非

未有節

上說到弑奪則無親無君極矣若仁義斷無此禍未有二字是反上文決言之語氣緊緊就上文跌轉起勢以者也字指點出之原非爲利而講仁義也註說仁義不當不利亦體孟子勸時君之意耳白文却未嘗有利字或只說仁義

之效不補利字尤高如必以不利之利配上節利之不利板分平對則拘矣。此反題也須還兩未有反言以決口氣方警切但說得仁必愛親義必敬君仇是正說一半耳。遺後二字輕講利則弑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緊相形照不遺不後指在下之人包大夫士庶說而根原必自上須照註先提出人君躬行仁義于上以倡率大夫士庶友有根且與上節爲利侑者一例并下王亦曰先開會。君親雖俱指着梁玉但正講還須大緊說只可結到梁玉以落下耳。○非爲不遺不後而行仁義此意正宜補出本文仁義與註仁者義者俱貼下說註仁義未嘗不利與躬行之仁義俱貼人君說未可混看

末節

總承上求利之害仁義之效作結直將躬行仁義意貼到王身上來何等緊切因緊接仁義說下故用前語倒轉雖無兩意而實不同上爲攔截語須含著說以還虛冒牀此爲實証語須在利害上分割出來以還結言辭上劈利以歸仁義此重仁義以劈利一起一結斜銖相對而只角判然若單出上句則曰字內有躬行意須承仁義之效求方是末節語意且宜插入大夫士庶等方是金章結語

王立章

此見人君當脩樂而不當獨樂。樂不樂之介則能不能之分。能不能之分則能不借之故也。借樂獨樂是違章闕變。○前章言利而痛切其詞以折之。是直耳。此章言樂而微婉其詞以引之。是諷諫章法。一頭兩腳。畧與上同。但作文亦不必板對。○孟子引君道全在辭氣抑揚。捺縱轉宕。破綸妙用入神。此章與後好樂好色好色之類總是隨事善引。要把天理換他人欲。此是孟子對時君大旨。

王立節

此一見乃在其國而燕見之。與初見不同。立與顧分兩項。平看看下臺池鳥獸。並說自見此字亦宜兼所立所顧說。蒙引謂王顧之而言自字連顧字來單指。應鹿不兼臺沼。似與後二節不應立立顧亦偶然事。不必痛貶樂此字大段說遊觀亦可。

賢者句

賢者指人君言。或謂此句有慚悔之意。但王自諉盡心之至。未必自反不賢。而以賢者不樂此爲慚也。須作疑詞看。王亦見得入君不廢臺沼之觀。文見臺沼遊觀亦是怠荒政治故疑而請教也。况上二句不是王方立顧被孟子看見了。故羞慚也如此。成何禮體。當是王尊禮益于公立而顧問也。安得王慚悔之說。

論出條辨

對曰節

以上句爲主下是病足上句之意。句且虛說下方申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玉着意在樂不樂孟子着意在字縮歸入賢者內下句將不樂亦縮歸入不賢者內

而後句

不說賢者必不樂此亦不說賢者必樂此不拂其欲不縱曰而後樂此而後二字極可玩語氣對上亦字

詩云節

魚躍以是引詩文王以不方是孟子釋詩意而推原其過重發細繹處筋脉全在一故字

詩詞

子來以上是靈臺章靈臺至魚躍是靈臺章臺下有囿中有沼此題若用翻駁易犯以民力爲臺數句若用推發又易犯與民樂一句須句句敘而不斷方合引述之體

經之句

透露不得所
榮賢上句將樂

欲其乘機而引之

也引語須輕輕點

經之以度其地。曼之以正其位。地址方面之說。照詩註自確。官平講困勉錄。又云。經之當之。不對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又當之也。據此。又可側下。

勿亟三句

上句是詩人追言之以叫起子來。見得成之速。非迫之而然也。下句是追言所以不日而成之故。註着如字。則子來句先將子。趕災事之。易疏明在前。轉大庶民。拍便急。不煩再疏。是爭上截法。

鹿鹿三句

攸字作虛字。看詩安其所二字。非訓攸字也。作文若只就鹿鳥講。便無意味。須借攸。伏濯濯鶴鶴。寫出當時胸膺之德澤。濟民之世界。萬類得所。氣象歸重在土在二字。若鹿鹿二句。分出上須攸字。下須切濯濯。不得泛。則鹿字詞頭。

於物句

是民樂之詞。不是文王自嘆。魚之躍。猶鹿之伏。鳥之飛。亦宜為重玉在室。圖。

文王五句

此覆纒題也。將所引古語。再為細繹。疊作波意。欲說出所以然也。須以跌湯頓。牲法行之始。合顯情。口題至末。只于詩詞外加。文王以民力五字耳。口氣在以民力為憂。下而民歡樂上作。一抵覺得事相反。而相成。若不解其何故者。

然後一氣通。借樂註雖字反。甚明可知。此題全在而字。前修勢而身。而直貫到麋鹿句。任謂其臺沼。正是歡樂處。象引以歡樂。指上子來不日成之。不包謂其臺以下。時文因于歡樂。下作折大失。迫下口氣。

謂其三句

緊承上歡樂來王之臺沼。而百姓謂之全。在謂其上。生發而次。至舉不日來尤。不可忽過末句。是歡樂而因及其所有也。

古之三句

止說民樂文王之樂。則文王之能樂可知。須補出。筆此題。指其故也。故字題前亦須用喝筆。能樂余從借樂。上見淺說。君能樂民之樂。民自樂君之樂。民既樂君之樂。則君得以享其樂。註以民樂其樂。發揮能樂之意。須玩。借樂是說平。曰惠澤及人。使人各得其樂。耳。不是以臺池之樂。借民也。言外推開。以見凡為君者。當借樂意。

湯益節

上二句。甚是在樂。民欲二句。是因書。必論與上釋詩。就文王說者不同。據書。竟貼樂。講益。故能豈能緊相照應也。言外推開。以見凡為君者。不可獨樂。豈竟見人君。當公其樂于民意。

雖有可

須將獨樂意透納入有臺池鳥獸內然後將睡字一撥量能而致自在筆下而亦不溢題位

盡心章

此見盡心不貴小惠而貴行王道故告以王道之始王道成必如此經營此盡心未又指其不行之病以樂之盡心是此章之主事內重穀不重食用重農不重桑重養不重故

寡人節

此自諍救荒而末何也三字隱然有歸重歲凶雖盡心亦無知之何意○思就救荒上講且虛說下移民移粟正見盡心處鄰國雖未必與梁同遭歲然天災流行何國無之亦須節荒政為是

河惠句

先言不可不然則所以亦然之故自透或借上作實或令上并論凡亦字入完須用此兩法醒剔

王好節

以戰法喻治道將敗兵之笑比王亦因明通較之法戰以勝敵為王猶以王

道爲主義申息不任王道之喻也或百步勝隣國不卹其民或五十比惠工能行小惠察隣國無如易入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知其不可笑則生民多寡鄰國勝負之故自見本節雖未提明行王道始可望民加多然已有實行王道意故下便接說

埴然句

鼓之之字指戰士而言謂擊鼓以進戰士也是大事不是尋常實境而滯者非直不句

直不二字與是亦二字緊相呼應實爲上句下句身露止從不自步三字安敵側擊則交勢自寬然有餘而不溢顯豁○原可百步而直不百步只在本句盤旋而下意已躍然矣

不違節

此節緊貼王道之始對下王道之成說須照註註因天地自然之利二句發揮恒產未制而先之以不違畜產未定而先之以不火樹藝采其而先之以時入穀與魚蟹材木都是天地自然之利不違不入以時都是樽節愛養事但規條未備如下節立法定制云云故曰王道之始非只是清心寡慾絕無規條也看本文不違不入時入自見

不違三段

民苦歲凶由穀置也故首言穀下二段皆可佐穀者六列三平國可但從歲凶移粟來則以首段重農爲主串出下二段尤佳總宜照時地講方是對梁惠語○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及人之食用至下養生或死絕及人之食用上

不違二句

農時照註指治田之三時說非四時農隙之謂勿混同論語使民以時

數罟一句

涸池須平看分疏涸是地勢自然池是人力所鑿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此云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

穀與二句

過脈題也與下養生喪死無憾句同須承上症示不得複節是疏○題出穀與魚蟹四字上已見過此是覆說上但分講此是合說上明言不可勝食此僅截一半只氣跟上移民移粟須重穀字又要不漏魚蟹本句須雙拈又要順說勿倒總是串穀而及所與全要從與字着想

王道句

始字只言王道愛養規模已具是根脚不是起頭註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是從無憾二字看出亦不必深講。

五畝節

此節全重立法定制與上節法制未備緊對金匱直云既重立法定制則每段須以首句爲要前養生中已有富室亦是宅矣而此以五畝爲定制不廣而不狹也前魚幣不可勝食亦有肉矣然網罟非常設必須家有常畜以爲定制勿奪其時與不違其時相類可以無飢與不可勝食相類而一屬王道之始一屬王道之成乃知前是田制未定此是田制已定不多不少全重百畝之田一句卽教是帶說必庠序有定制而後教可謹義可申亦以庠序二字爲主如上節生死無憾句雖已含孝弟意但未謹庠序耳每段重首句對針法制二字目不可易條辨講亦同○各段重上截可以衣帛等乃其效也衣帛食肉則不必移粟給之可以無飢則不必移之就食家給人足普利無道惠之大也法制既定樂利無窮患之外也可大可久正與小惠對講來自與後對齊主語不同○此節仍重養道之成帶說教字不可以養爲王道之始教爲王道之成也

五畝二段

頭五畝句作一頭下樹畜對養處處迴顧首句方得○豚豕之小者豕

豕也。孕胎生也。掌卯生也。

五畝二句

授宅有一定之制。正須重桑。桑得而重。樹桑即樹桑一句。亦須頓斷。截絕其申層次。乃出宅壇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正本務。故樹必桑。若權統寫去。便多遺漏偏頗矣。

百畝一畝

此段尤重。前曰農時。此曰其時。蓋農時皆其時。非君之時也。謂之農時則不可。違謂之其時。更不可。奪有深一層意思。順其所欲。口不違逆。依其所惡。曰勿奪。不可混看。前時制未定。故就一時之充足言而已。不可勝食。此時制已定。故統百年之豐凶盈縮而言。可以無飢。皆下語不苟處。出上二句。須重百畝句。勿奪。又防其字。字制之中者。多反輕帶上句。

謹庠二句

庠序句另做不申下申之句。有謂上句全虛說者。非。蓋謹是謹中。是申謹是謹。其邪教之亂正者。而申則于正教中舉其尤重者。加詳之戰。因時異端紛終致術已亂。不謹則士習。而貽害在人。林教術誤而貽禍在家。國須說得開。係絕大謹之使邪說不得播。其行不能惑有厭。絕外誘。急使偽學不得。其學不得。

附。有深防隱伏。意。庠序之教。不止孝悌。而孝悌尤重。故特申之。須臾。此所以當諱。當申之故。來口只此兩句。是說教原從養帶說。須步未跟養說。教未乃合。教字着。則亦龍去路俱清。

申之句

困勉錄云。申字與教字有別。須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醒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孰使之畫一之意。即又從而振德之。謂不徒是。一番訓迪也。口申者。丁寧皮覆。更繹其指歸所在。義字自不覺。不得脫却。義字止說申孝悌。但此孝弟之義。脫不得養着。須緊關教字。蓋此字。方接得下句起。自不必講得大深。蓋此大概。爲愚民勸諭。未是興。禮樂于百年也。看下接。不負戴句。自明。

七十二句

此承上注下。口氣言七。十以該五。十。因不飢而短。不寒也。雖總言養道之成。而教之成。亦寓其中。衣食肉。而又無負戴之勞。不飢不寒。而皆非孝悌之義。須如此。納大教。民意而淺說于二句下。明補教化一層。亦可。

狗彘節

上二節把王道盛到也。小惠比方。縮到惠王身上。指其敝政言。口而不。知此。決。